



窃读记

林海音小说精选

畅销华文圈的经典作品
以女人的视角塑成的世界

本书附有
林海音女士珍贵照片



林海音 著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

窃读记

林海音小说精选



林海音 (著)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窃读记：林海音小说精选 / 林海音著. —北京：
当代世界出版社，2017. 11

ISBN 978-7-5090-1287-1

I. ①窃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79759号

窃读记：林海音小说精选

作 者：林海音

出版发行：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复兴路4号 (100860)

网 址：<http://www.worldpress.org.cn>

编务电话：(010) 83907332

发行电话：(010) 83908409

(010) 83908377

(010) 83908423 (邮购)

(010) 83908410 (传真)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：8.25

字 数：125千字

版 次：2018年1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8年1月第1次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90-1287-1

定 价：28.00元



| 出版说明 |

本书收录了林海音多篇经典小说作品，以林海音作品原文为文字底本，力求最大程度保持作品原貌，同时为方便读者阅读，对个别不符合现代汉语使用习惯的汉字和标点做了更正。

| 目 录 |

我们的爸·····	001
绿藻与咸蛋·····	041
晚晴·····	057
窃读记·····	152
冬青树·····	160
阳光·····	166
雨·····	172
金鲤鱼的百衲裙·····	177
某些心情·····	197
蟹壳黄·····	212
玫瑰·····	227
奔向光明·····	242
林海音主要生平记事·····	247

我们的爸



文英

“熊太太真是多礼，”文英一边打开熊太太刚才送来的小纸盒一边说，“哟，公翰，你看看，一支派克圆珠笔，一只花别针，惠惠一定高兴极了，我马上就给她寄去。”

文英把两样赠礼递到公翰的面前，公翰看了一眼，点点头，他一向是不注意孩子们这些细节的，他又埋首到报纸上去了。

文英又把紫红色的笔杆转转看了看，上面还电镂上“高惠惠”三个字，那只花别针呢，也一定是外来货，金属盘上镶满了各色的水钻，冬天如果别在呢外衣上，配上惠惠的细白皮肤，一定很美的。文英觉得熊太太礼送得真重，

使她将来要还什么礼的时候，很难处理了。但是她继而又想，有什么关系呢，熊太太是富有的人，而且她的东西又是直接从外洋买来，合起台币并不算太多，更主要的是熊太太衷心地喜欢惠惠，因为她自己没有女儿的缘故。像刚才熊太太那样热情地拍着她的肩头说：

“我真羡慕你，袁太太，儿子去年保送台中农学院，女儿今年保送东海大学，你这老太太可乐啦！”

熊太太记错了，儿子天惠是前年保送的。熊太太又抖搂着胖身体，大笑着说：

“看，孩子们上了大学，咱们还不是老太太了吗？可是我这位老太太可不松心呀，去年老大考的系不合志愿，今年又回头考，这么大热天。”

文英有些难为情地说：“看，大弟弟去年毕业，我也没有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熊太太就拦住说：“哪里，我这些都是不用花钱的，而且保送到底是可贺的事呀！”

文英当时确是满心欢喜，心里开了花似的，笑着回答熊太太：“惠惠走得匆忙，也没有来得及给熊妈妈辞行，等放假回来再去看你吧！”



想到这儿，文英也就心安理得了，她收拾起礼物盒，要送回抽屉里，不由得摇了摇头，熊太太居然给封起称号来了——老太太！真是，天惠念大三了，做母亲的还不该是老太太了吗？而且，自己确实是有点老态了，虽然才是四十多一点的人，这两年眼睛的视力首先就不灵，头又常常发晕，检查又查不出什么具体的毛病，医生就是会说，缺少维他命B！其实一句话，这就是上帝派了“老”来作祟。

但可喜的是孩子们都让人满意的乖巧，不但书读得好，又识大体，懂礼貌，使她和公翰结婚做了再嫁夫人后，并没有遭遇什么困难。只是孩子们长大了，一个个像长满羽毛的鸟雀，都要飞出去了，未免使她寂寞一些。可是这也不能怪孩子们呀！怪的只是怎么这样凑巧，天惠保送到台中，惠惠也是。只是因为分数差了些，所以没能得到志愿保送台北的台大，如果在台大多好，守着家，免得让她这么寂寞和惦念。

文英想起没完，索性坐在藤椅上发起呆来。礼物盒还没有送进抽屉里，她又不由得打开来，转动着那只紫红色的圆珠笔，眼前浮起了天惠和惠惠两张稚气的脸蛋儿。

天惠自从入了大学，在家时日更少了，两个暑假他都

参加战斗训练，爬山涉水，凭空给她添了许多忧虑。但是孩子偏说机会是难得的，别人的体格还不能及格参加呢，这话也是真的，他那健壮的身骨，就和——唉！就和当年的宗新一样。但是宗新怎么就变得那么没出息！丈夫的责任，父亲的责任，都不能负起来，沉溺于酒与赌，终于使她不得不携着两个幼儿和他离婚。

想起那几年和宗新所受的罪，她还会不寒而栗，幸亏她敢于下决心离开他，如果混到现在的话，孩子们能顺利地念大学，而且是保送吗？即使是能保送，像东海大学是私立的，总要花一笔钱，怎么念得起？那时惠惠还不得乖乖地辍学在家帮忙烧饭洗衣！

不要说别的，记得和天惠一起保送到台南成功大学的一个同学，不就是因为家境清贫无力独自离家在外升学而放弃保送，又报名投考台大吗？

但是——文英也有一点疑惑，那天好几个同学到家里来，孩子们吵吵闹闹的，只听见他们说，哪个保送哪里不要去，哪个又哪个，都要放弃保送回头再考。他们也在劝天惠并且挖苦他，说他志愿念电机的，保送农学院也肯去，太丢同学人了，一定要天惠也放弃保送，和他们一样的再



报名投考，但是天惠任怎么说也不答应，连她在隔壁中听到，都想过去鼓励天惠也干脆放弃保送算了。如果考取台大电机系，不但合了志愿，而且离家近，也好照顾，她到底舍不得孩子离开她——正是为了舍不得孩子受委屈，她才无论如何苦也要带着孩子和宗新离婚的呀！

可是孩子还是远去了，不止一个，而且是两个。

同样的情形，惠惠的几个女同学，也都放弃保送不合理的科系，宁可回头重考。惠惠却不，她说得也有道理，在台中，离哥哥近，怕什么！

她有点莫名的伤感，眼睛湿润了。她劝慰自己，应当满意，孩子们虽然走远了，还有公翰这样的第二任好丈夫呢！

想当年离婚后本不打算再婚的，想独力地撑下去，可是撑不到两年，已经苦不堪言，却在这时遇见了公翰。他正直、公平、高尚、健康，最主要的是经济情形不用发愁，所以她在精疲力竭的时候，立刻就投入公翰的怀抱。

公翰对两个孩子是没话可讲的，他虽然从来不会跟孩子谈笑风生，或自动地想到给孩子买点儿什么，但是大权都在她手里，她用他的钱买，还不是和他买的一样吗？就像天惠进大学两年，她就为他做了一套西装，因为他已经

是个大男人，而不再是男孩子了，也许有时要到教授家去谈谈话，喝喝茶，说不定教授有个漂亮的女儿呢。不要让孩子太寒酸了，他们还不至于混不上一身西装给孩子。惠惠呢，这次替她买了一双高跟鞋，她是活泼的女孩，东海是洋派学校，交际的事情也许会有吧？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她都扯谎向孩子说：

“你爹爹提议的，快去谢谢他罢！”

于是孩子们都很知礼地过去谢谢爹爹，天惠每次来信都是左一句父亲大人，右一句父亲大人的，非常尊敬公翰。

这一切还不够她满意的吗？她还要求什么？

她又一次心安理得地盖上了礼物盒，这回真的送回抽屉里去了。

她顺便向着桌上的镜子里望望自己，摸摸头发，擦擦嘴角，做个凝视的姿态，看看自己到底有多老？如果真的老的话，也是和宗新生活的那几年种下的根。他使她受了那么大的苦，她怎么知道他竟酗酒到那种程度，豪赌到那个地步！是的，他的确比公翰喜欢逗孩子，给孩子买东西，但要等到他难得赢钱的那一天，否则，她跟他吵，他就把气出在孩子身上，天惠挨了不少打，他应当记得，他已经



不小了。

文英把凝视的眼光从镜中收回，她不要再想这些恼人的过去，但是她的脑子里又蓦地掠过一个问题，宗新的现状如何了？这几年都没有他的消息了，还在高雄吗？离婚书上的条件，孩子是姓他们生父的姓，而且父亲对于子女有探望权。离婚后的前两三年，天惠他们还每年和宗新见一次面，但是后来和公翰结婚到台北来，这一年一次的父子会就无形中取消了。宗新既不要求来看他们，他们的关系就像断绝了一样，所以这两年她连他是否还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都很怀疑。

孩子们可也好，这几年难得提到他们的生父，简直就没有提到过嘛！“有奶便是娘”这句话的意义真不错，那样的父亲怎值得孩子们记忆呢！不过——文英继而又想，毕竟孩子是高家的人，是高宗新的孩子，不是袁公翰的孩子，如果宗新有个三长两短，孩子们不也应当知道？可是，让她上哪儿去打听他的下落呢？唉！她轻轻地吁了口气。今天为什么总想到这上面去，真神经！她责备起自己来了。

为了要打断自己在这上面不停的念头，她站起身来，

走出去，换换空气。

院子里的阳光很强烈，她想不出这个时候做什么好，如果像往常，两个孩子在家，她一定会替他们弄水果啦，拿出鞋子来替他们擦啦，把阿娇熨过的制服再熨一遍领子、口袋什么的啦。但是现在，这些都随着孩子的远行而失去了，没有孩子的生活真是空虚！空虚的空虚，她嘴里不油然地念出《圣经》上的这句名言，像她这样年纪，孩子也许比丈夫更重要吧？她向坐在屋里专注在看书报上的公翰瞥了一眼，摇摇头，他没有孩子，当然不知道没有着落的心情，是什么滋味，尽管他现在名义上是个好父亲。

——这样好的太阳！她忽然想起来了，把惠惠的衣服都拿出来晒晒吧，秋天马上就来了，那是台北雨季的开始，趁它还没有来临。

她这么想着，就到惠惠的卧室去，整理她的衣物，因为中部气候好，所以把准备好的毛衣、外套之类的又留下了，说是等下次回来再带去。

她先从大箱子里拿出天惠的短大衣、呢长裤，一件件用衣架撑好送到院子的太阳底下去。每晾开一件，她都要



观量一下大小，惊奇于孩子们的茁壮，也联想到自己的老，真是又高兴又难过。

还有就是这只小箱子了，里面是惠惠的几件毛衣和杂物，临时留下没带去的。

其实这箱子里的毛衣不必晒也可以的，她虽这么想着，却已经随手把箱子打开了。

拿出了毛衣，她发现箱底压着一束信，用橡皮圈套着，她好奇地拿起来看，疑心是惠惠有了男朋友，仔细地看，才认出那是她哥哥天惠的字体。怎么？没有写到家里，而是寄到惠惠学校？她不由得好奇起来，她想，是哥哥的来信，母亲就不必考虑，一定可以看的，就是真的男朋友的来信，在母亲的责任上，也还可以检查一下呢！

想着，她就不客气地把橡皮圈拉开，抽出一封来看：

惠妹：

一个星期了，还没有接到你的回信，真是急人，真怕你放弃保送，又参加联考。你还没有决定吗？怎么这样没有决断力？！

你说你怕妈妈寂寞，如果我们两人都离开她的话，那

实在是你的杞人之忧，妈妈有“父亲大人”陪伴着，是不会寂寞的，他们的情感一向都很好，也用不着我们操心。寂寞的反而是爸爸，你不以为吗？前信我不是告诉你一些情形了吗？……

文英看到这里一怔，嗯？爸爸？公翰吗？但是语气似乎不太对，她再看下去：

……他听说你保送东大，不知有多高兴，你放心，爸已经不打牌了，只是还爱喝两杯，浅斟而已，我有时也陪他来两杯生啤酒，无伤大雅。他还说，想象到看见亭亭玉立的你，就如同看见当年的妈妈一样，一定会给他一些美丽的回忆，他如今真老了！

文英把信按在胸口上，有点支持不住，坐在床沿上。她这回才明白这“爸”是谁了，“父亲大人”和“爸”，是不同的两个人，而语气之间，是多么的……唉，她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儿子的心灵深处长埋的情感，是怎么个情形，而且，这真是一件神秘的事情，但——宗新，是什么时候、



怎样情形下出现在孩子面前的呢？她的心扑扑地跳着，但仍要继续地看下去：

……你千万不要鲁莽从事放弃保送，等我回家后，咱们再详细地谈。我后天回家住三天，就去参加暑期战训的海洋大队，浮游于万顷碧波上，远比在家和“父亲大人”礼貌周旋来得有兴趣些！

再见！

天惠 七月十六日

文英收进这封信，又急忙抽出下面的一封，看看日期，是更早的一封，密密麻麻地写了三张，她急需了解一些事物，便迫不及待地看下去：

惠妹：

今天同时接到妈和你的来信，多么高兴你保送到东大！妈妈也很高兴，你怎么还说不满意，还要和同学一起放弃呢？可别这么做。

谈起保送，我愿意告诉你一件我一直没跟你提起的心

情。当年被保送到台中农学院时，许多同学都劝我放弃保送，再参加联考，一定可以考到我志愿的科系，但是我立定主意地放弃了，为什么？为着借此离家！你看到这里，不要骂哥哥是个不孝的儿子，我深爱妈，也了解她自离开爸爸后为我们兄妹的艰辛。我更自信有一天若能出人头地，妈是第一个应当受到崇敬的；我若赚了钱，也会首先想到孝敬她。但是，当我发现有一个可以摆脱“父亲大人”的机会，我就不愿放弃了。我总觉得我们之间是隔膜的，虽然他一直对待我们毫无恶意，我希望我能离开家，让妈妈和他生活得更自然些。

最主要的当然还是我曾在无意中知道爸在台中，我的心不知怎么就倾向到台中了，对于我，父子之情是一件最自然的事情，我相信你也一样。

一年多来，我和爸相处的情形，你也知道些。对于家庭，他是有亏职责的，但他是爸爸，我们不能原谅他吗？我们的身体里都流着他的血！

妈妈和他离婚并没有错误，他不是个好丈夫，起码对于当时的情形来讲。但也正因为妈的离开，才促使他重新做人，如果妈仍和他在一起，容忍着他，将更不堪设想，